

空

有如此理

一部体现中国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奇书
作者被三代皇帝定为离经叛道、视为眼中钉，被迫逃亡数十载

空空主人◎著 王建忠译注 冯迪评点



上海文艺出版社

空空有如此理

空空主人◎著

王建忠·译注
冯迪·评点

苏小石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岂有此理 / (清)空空主人著;王建忠译注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

ISBN7-5321-2960-8

I. 岂… II. ①空… ②王… III. 杂文-中国-清代-选集 IV. I2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59201号

策划人:兴安 李西闽

责任编辑:吕晨

特约编辑:王水

责任校对:张倩

封面设计:鹿头琴

岂有此理

[清]空空主人著 王建忠译注 冯迪评点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lcm@pubicl.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州富达印刷厂

开本:710×1000 1/16 印张:18.75 字数 330,000

2006年2月第1版

200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7-5321-2960-8/I·2272 定价:29.00元

前言

《岂有此理》一书为什么会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反抗权威的经典呢？

作者空空主人运笔如椽，视一切权威——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历史的——为无物，专门疑人所不敢疑，议人所不能议，甚至说出了“所谓天下者，君者一人之天下也，非天下人之天下也”这样“大逆不道”的言语，这些离经叛道的文章简直是“疯话连篇”，他竟然为酷吏张榜，视忠臣良将为无物，公开驳斥司马迁，批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他眼中，上至帝王将相，下到贩夫囚徒；大到国家天下，小到马桶牙签，统统——岂有此理。

从字里行间，我们看得出作者独立思索的理性光华。你可以说他的结论太过武断，他的评价不近人情，但你的思路甚至不得不因其分析而豁然开朗，也不得不佩服作者特立独行的精神。中国古时文人，如书中所批评过的韩愈、贺知章等，缺乏的正是这种精神。

那么，空空主人是谁？他又用怎样的方式留给我们这样一本奇书呢？

要考证空空主人的生平是很困难的，我们只能大致推测他出生于乾隆中期。此人文字练达、老道，绝非泛泛之辈。像他这种喜欢有话直说的人和那些“胡说八道”的文章当然得不到“今上”乾隆皇帝的欢心，甚至惹得乾隆大为光火。

在隐居于山林或是村肆甚至闹市时，空空主人的文章越写越多，牢骚也越来越盛，甚至“荒唐”到了去咏马桶、咏牙签的地步。日子久了，空空主人将这些与众不同的文章编订成书，因感世伤怀，觉得天下已有之理不为理，遂名之曰《岂有此理》，欲将其暂藏名山，以待传之后世。

可以想见，《岂有此理》命运多舛，在乾隆执政的年代根本不可能有印行的机会，谁敢帮助一个“老头子”所不喜欢、甚至视为眼中钉的人呢？后来，乾隆在当政60年（公元1795年）时宣布退位，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嘉庆。本来，空空主人应该能够使自己的书面世了，但是，乾隆是“退位不让权”，自称“太上皇帝”，亲揽朝政，总理大小事物。嘉庆成了名副其实的“儿皇帝”，全不济事。

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88岁的乾隆寿终正寝，空空主人为《岂有此理》写

了自序，匆匆将书印出。我们可以想象当时人们购买此书时的心态——这可是“太上皇帝”不愿见到的东西啊。

然而，嘉庆又怎么会让《岂有此理》如此流行于天下呢？于是，此书很快从书肆酒店，甚至人们的话题中消失了。别忘了，清朝是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文字狱的一大高峰。

空空主人失踪了，从人们的视线中，从历史的轨迹里永远消失了。

20年过去，嘉庆死了，道光上台。又有人将《岂有此理》印出，但很快又消失——道光在这一点上和他的爷爷爸爸性子没什么两样。如此一波三折，流传下来的《岂有此理》寥寥无几，它成为孤本珍品也是可想而知的的事情了。

《岂有此理》全书按地支次序分为十二部分，也许作者文章分类并不十分精当，但我们未加改动，以此表示对作者的尊重。

现将此书全文精译成白话，以文言对照形式印行，并辅之以详细的注释及冯迪的点评，希望能为读者的阅读、理解提供一些帮助。当然，由于水平所限，讹误脱漏之处在所难免，还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在成书过程中，得到了蔡晖、苗怀明及诸多朋友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王建忠

作者原序

见予书而不喜者岂有此理，见予书而不笑者岂有此理，见予书而不怒且骂者岂有此理。予谓喜者也有理，笑者也有理，怒且骂者亦有理。夫子之名此书也，任人之所喜焉、笑焉、怒且骂焉，或者有此理，既有此理，何必曰岂有此理，而何必不曰岂有此理。吾遂名之曰《岂有此理》，是为序。

嘉庆四年孟夏书

前言

1

作者原序

1

子部

天下岂有此理

1

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2

人死言善

8

见识论

10

丑部

正义岂有此理

11

退隐论

12

隐士论

17

势嘲

21

资格论

24

忠奸辨（一）

29

忠奸辨（二）

31

人佛之间

33

考弊

35

盗亦有道

37

寅部

历史岂有此理

38

荆轲论

39

荆卿诗

45

史不可信（一）

66

史不可信（二）

68

史不可信（三）

70

史不可信（四）

72

似与不似之间（一）

74

似与不似之间(二)

77

人殉

79

咏史

80

卯部

人生岂有此理

81

溺爱戒

82

达人知命

83

活死人说

85

戒纨绔

88

知县念佛

91

人身小论

92

书房公赋

94

好食说

101

大智若愚

103

辰部

金钱岂有此理

108

钱能通神说

109

钱铭

122

咏钱

123

巳部

文人岂有此理

124

画史问答

125

棋谱铭

130

象棋源

132

书以人贵论

134

书宝

136

文人相轻

146

醉才

150

解经喷饭

155

儒者不醇

156

午部

美味岂有此理

166

酒说

167

饮名酒

171

药名文

177

茶铭

187

摄生之道

188

未部

夫妻岂有此理

193

妇人代丈夫受过说

194

申部

女人岂有此理

199

女人祸水

200

讨船妓檄

204

青楼曲

209

酉部

神鬼岂有此理

210

神仙之术多诈(一)

211

神仙之术多诈(二)

216

鬼论

223

鬼类

225

鬼诗

240

新鬼

242

难五行之说

245

戌部

官吏岂有此理

249

拜年

279

包脚布

277

剔牙杖

275

抓背爬

273

马桶赋

272

便壶赋

271

亥部

文化岂有此理

270

伶谏

268

升官图

267

护过

264

酷吏可爱

262

酷吏可敬

250

○

○

○

○

○

○

○

○

○

○

○

○

春夜书怀

288

状元筹

287

打春

286

有感书怀

285

卖春联

284

慰友下第

283

遣病

282

烧路头

281

腊八粥

280



天

所谓天下者，君者一人之天下也，非天下人之天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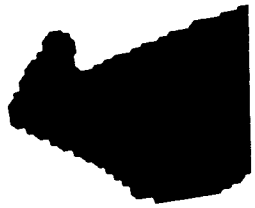
下

天下是谁家的天下？鲁迅先生《药》中的夏瑜说了句「这大清朝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别人评价是：「你想，这是人话吗？」

现代人已接受了「天下为公」的说法，可你相信200年前有个清朝文人就有类似说法吗？这个人就是空空主人

人始终应该是「善」的，可有人为恶一世，至死方「言善」，不为迟乎？于事有补吗？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固是好事，可你只行路读书就能分辨是非、完善思想吗？
未必！



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①

亭林先生曰^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③。”时以为至论。遂有志士蹈火而不顾，仁人殒身而不恤^④。然则世事之可为者，果如斯言哉？余以为不然。

以今日世事观之，所谓天下者，君者一人之天下也，非天下人之天下也。天下兴，则君者一人获其利；天下亡，则君者一人罹其难^⑤，黎庶无与焉。

所谓黎庶者，春耕夏耘，秋收冬藏，非其力不食，非其利不得，与天下无争之匹夫也。天下兴，于匹夫何利？天下亡，于匹夫何害？

梨洲先生尝曰^⑥：君者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视天下为己之莫大产业，传之子孙万代，以生息食利不绝。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其未得天下之时，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其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⑦，曰：“我固为子孙创业耳。”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其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君乃天下之大害，向使无君，黎庶尚各得自私自利也^⑧。

至矣斯言！是以天下之亡，则匹夫弃妻子，背乡井，为一人博莫大之产业而肝脑涂地；天下之兴，则匹夫得地而耕，养妻生子，为一人之产业孳产花息也。

呜呼！亭林终生博古通今，遍历九州，何陋至此？真所谓“规规小儒”^⑨，置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也^⑩。

天下兴亡，匹夫何利？匹夫何害？所谓“责”者，君者役匹夫之托耳。悲夫，小儒规规，掩耳盗铃^⑪。

古人云：“天下兴，百姓苦；天下亡，百姓苦^⑫。”信哉斯言！

【注释】

①本篇继承和发展了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原君》(见附文)中所阐明的政治思想，具有浓厚的民主色彩和强烈的现实精神。文章论证简朴有力、辛辣大胆，言人所不敢言，想人所未曾想。在封建专制制度统治下，此文有如二月惊雷，振聋发聩。

②亭林先生——顾炎武(1613年—1682年),初名绛,字宁人,号亭林,曾自署蒋山儒,江苏昆山千灯人,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学者。学者称其为亭林先生。顾炎武为人耿介绝俗,博学有清名,年轻时参加“复社”反宦官权贵的斗争。清兵南下,嗣母王氏殉国后,与同乡归庄起兵,参加昆山、嘉定一带的抗清起义,曾任鲁王的兵部职方郎中,兵败得脱。入清后,改名炎武,朝廷多次征召,均未赴任。十谒明陵,周游四方,访问风俗,搜集材料,尤致力边防和西北地理的研究,垦荒种地,纠合同道,不忘兴复。晚岁卜居华阴,卒于曲沃。著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韵补正》、《亭林诗文集》等。

③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语出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原句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匹夫:平民百姓。

④殒(yǔn)——死。

⑤罹(lí)——遭遇,遭受。

⑥梨洲先生——黄宗羲(1610年—1695年),字太冲,号南雷,浙江余姚人,学者称梨洲先生,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史学家。父黄尊素,明末著名东林党人,支持杨涟、左光斗反对魏忠贤奸党,下狱而死。黄宗羲受遗命问学于刘宗周,学宗周敦颐及二程。魏忠贤被黜后,黄宗羲进京控诉,以铁锥毙伤仇人。领导“复社”成员坚持了反宦官权贵的斗争,几遭残杀。清兵南下,他招募义兵,成立“世忠营”,进行武装抵抗,被鲁王任为左副御史。明亡后隐居著述,屡拒清廷征召。与孙奇逢、李颀并称三大儒。学问极博,对天文、算术、乐律、经史百家以及释道之书,无不研究。史学上成就尤大,所著《明儒学案》,开浙东史学研究的风气。著作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南雷文案》等。

⑦曾——居然,竟。

⑧自私自利——这里指自己为自己谋取利益。

⑨规小儒——指拘谨死板的儒生。小儒:特指宋以后的理学家。

⑩腐鼠——死老鼠。比喻俗人所珍视的贱物。旧时多指官职、名位。《庄子·秋水》:“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雏,子知之乎?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

⑪掩耳盗铃——捂住耳朵去偷铃铛,比喻自己欺骗自己。

⑫“天下兴,百姓苦;天下亡,百姓苦”——元人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曲中有“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句。

【译文】

亭林先生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时被认为是最精辟的言论。于是便有

志士赴汤蹈火而在所不惜，仁人牺牲生命而在所不辞。然而事实上世界上可做的事，果真都像这话所说的这样吗？我认为不是。

从今天的世间情形来看，所谓的天下，是君主一人的天下，不是天下百姓的天下。国家兴盛，那么君主一人从中获得利益；国家衰亡，那么君主一人从中遭受灾祸，与老百姓没有关系。

所谓的老百姓，就是春天耕种，夏天除草，秋天收获，冬天贮藏，完全自食其力，不贪图不属于自己的好处，与世无争的匹夫。国家兴盛，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有什么好处？国家衰亡，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又有什么害处呢？

梨洲先生曾经说：君主将天下的利益都归于自己，将天下的祸患都归于别人，把天下看做是自己莫大的产业，把它传给子孙万代，以便不断地获取其中生出的利息。凡是天下没有一处能够得到安宁的，正是在于君主啊！在他没有得到天下之前，使天下的人民肝脑涂地，使天下的子女离散，来博取自己一人的产业，对此竟不感到悲惨，说：“我本来就是为子孙创业啊。”当他已经得到天下后，就对天下人敲骨吸髓，离散天下人的子女，以供奉自己一人的荒淫享乐，把这视作理所当然，说：“这些都是我的产业的利息呀。”君主是天下最大的祸患，当初假如没有君主，老百姓还可以为自己谋取利益。

这话说得真透彻呀！所以当天下衰亡的时候，那么老百姓抛弃妻子儿女，背井离乡，肝脑涂地去为君主一个人博取莫大的产业；当国家兴盛的时候，那么老百姓可以不失农时地耕作，养妻生子，为君主一个人的产业生利息。

唉！亭林一生博古通今，走遍神州，怎么会浅陋到如此地步？真是所说的抱残守缺的一介腐儒，把千千万万老百姓的死，看作是死老鼠没有什么两样的东西。

天下兴亡，老百姓有什么好处？老百姓有什么害处？所说的匹夫有“责”，只是君主役使老百姓的借口罢了。可悲呀，小儒浅陋无知，死守旧义，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古人说：“国家兴盛，老百姓苦；国家衰亡，老百姓苦。”这话说得真对啊！

【点评】

天下兴亡，责在君主，匹夫何责之有？兴亡虽百姓皆苦，但兴亡事与百姓远非利害无关。是以匹夫有责说未可尽非，民气之所在不可以此而混。

【附文】

原 君

黄宗羲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则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

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乃置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圣人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后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窥伺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废孟子而不立，非导源于小儒乎？

虽然，使后之为君者，果能保此产业，传之无穷，亦无怪乎其私之也。既以产业视之，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摄絀滕，固扃，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

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昔人愿世世无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语公主，亦曰：“若何为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创业时，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废然摧沮者乎？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然君之职分难明，以俄顷淫乐，不易无穷之悲，虽愚者亦明之矣。

【译文】

人类社会开始的时候，人都是为自己谋利益的。社会上对公众有利的事却没有人兴办它，对公众有害的事也没有人去除掉它。有这样一个人出来，他不把自己一人的利益作为利益，却让天下人得到他的利益；不以自己一人的祸患作为祸患，却让天下人免受他的祸患。那个人的勤苦辛劳，必定是天下人的千万倍。拿出千万倍的勤苦辛劳，而自己却又不享受利益，就人情而论，这必然不是天下人所愿意的。所以古人对于君主的职务，考虑后而不愿就位的，是许由、务光；就位而又离位的，是尧、舜；起先不愿就位而最终却未能离位的，是大禹了。难道说古代人有什么不同吗？喜好安逸，厌恶劳动，也像普通人的情况一样啊。

后代做人君的却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天下的利害大权都出于自己，我将天下的利益都归于自己，将天下的祸患都归于别人，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让天下的人不敢为自己谋利益，将自己的大私作为天下的公利。开始时对此还觉得惭愧，时间久了也就心安理得了，将天下看做是最大的产业，把它传给子孙，世世代代享受没有尽头。正如汉高祖所说的“我所成就的家业，与二哥相比，究竟谁的多”，他的追逐利益的心情，不知不觉中已流露于言辞了。

这没有其他原因，古时将天下看成是主，将君主看做是客，凡是君主一世所经营的，都是为了天下人。观在将君主看做主，将天下看做客，凡是天下没有一处能够得到安宁的，正是由于有君主啊。因而在他没有得到天下的时候，使天下的人民肝脑涂地，使天下的子女离散，以博取自己一个人的产业，对此竟不感到悲惨，说：“我本来就是为子孙创业呀。”当他得到天下后，就敲诈剥夺天下人的骨髓，离散天下人的子女，以供奉自己一人的荒淫享乐，把这视作理所当然，说：“这些都是我的产业的利息呀。”既然如此，作为天下最大祸害，只是君主而已！当初假使没有君主，人们都能为各自谋利益。唉！难道设立君主的道理原本就是这样的吗？

古时候天下的人都爱戴他们的君主,把他比作父亲,看成上天,实在是不算过分。如今天下的人,都怨恨他们的君主,将他看成仇敌一样,称他为独夫,本来就是他应该得到的结果。但小儒浅陋无知,认为君臣间的关系存在于天地之间,难以逃避,甚至像夏桀殷纣那样残暴,竟还说商汤和周武王不应杀他们,而编造流传伯夷、叔齐的无从查考之事,把千千万万老百姓的死,看成与死老鼠没有什么两样。难道天地这样大,却在千千万万的百姓之中,只偏爱君主的一人一姓吗?所以说周武王是圣人啊,孟子的话,是圣人的言论啊。后代那些想要凭着他像父亲像老天一般的空名,禁止别人窥测君位的君主,都感到孟子的话对自己不利,直到废除孟子配祀孔子的地位,这难道不是来源于小儒吗?

虽是这样,如果后代做君主的,果真能保住这产业,把它永远传下去,也不怪他将天下当作私有了。既然将它看做产业,旁人想得到产业的念头,有谁不像自己呢?于是用绳捆紧,用锁加固,但一个人的智慧和力量,并不能战胜天下要得到它的众多的人。远的不过几代,近的就自身,他们血肉的崩溃,就应在子孙的身上了。过去南朝宋顺帝愿以后世世代代都不要投生到帝王家中,而明毅宗对公主所讲的话,也说:“你为什么要在生在我家!”这话真可痛惜啊!回想他们祖上创业之时,志在占据天下的雄心,哪有不垂头沮丧的呢?因此明白当君主的职责,那么唐尧、虞舜的时代,人人都能推让君位,像许由、务光那样的人绝非只有他们二人;不明了做君主的职责,那么就连市井之间,人人都想得到君位,许由、务光之俦因而绝迹于后世,听不到了。尽管君主的职分难以明了,但用片刻的荒淫享乐,不值得换取无穷无尽的悲哀,即使是愚蠢的人也能明白这个道理的。